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六

奏劄

召對劄子一

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可以言
而不言則負師學况臣疎賤無階以瞻天日之表蒙
賜之對寧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
踐祚之始省服膳之御卻嬪妾之進其自奉為甚薄
躬細務以先群吏親鞍馬以勵軍旅其奮志為甚大
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
相告咸謂 聖人有作規模宏大真將復 藝祖之

業武夫悍卒至拔刃呼躍曰不報吾君以死而安死
口奏臣備員鄂州武昌縣令縣多中原臣愚不識察
故老當時亦屯大軍一時聞見皆實錄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世可以朞月見也歷年寢
久而

陛下未享其効臣切感焉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
後先所施者後或可置本既舉矣末亦可消夫清心
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
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至於躬細務親鞍馬蓋聖
人之權施之首政以警一時偷惰之習乃其宜矣循
以為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袞職任輕無以仰承

御字上缺字

德意動煩宸慮而國論靡有定止事出九重百官莫
肯任職致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於左右權
或移於近密躬細務以先羣吏而羣吏未必勵此不
可不察也叢脞之歌廢於虞氏自除郎吏明皇無取
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柔天下蓋為之有道矣球
馬之事陛下所以集勞苦而振威武者至於衛之
害積於細微銜縻之危起於所忽降胡侍從豈得絕
無關防行之有年議者遂為嗜好之僻親鞍馬以勵
軍旅而軍旅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
謂擊球非將相事韓愈尚為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

去以球獵固寵之術授其輩流民臣之心所以咸願
陛下為宗社計也言可以察知小人之情狀而治道亦因可見惟陛下留神陛下雖有天縱之聖將大有為而精神
疲於聽斷玉體勞於驅馳縱有清閑之燕講萬微之
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金虜我之世讎固不與共天
下陛下所為焦心勞思不憚寒暑若此正為恢復
進取之計爾然先後非序本末倒施勤於小而緩於
大圖其近而遺其遠昔之所以鼓舞群動者人情久
且玩習七年于此而治效未著寧以是乎方今國威
未振民力未支而虜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

陛下再造之心雖不可暫忘而進取之事其實未容
輕議臣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靜養恬略其小者近
者而圖其遠者大者遶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網
延紀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評治道歸有司之常務
屏馳騁之細娛本末先後咸得其序則朝廷尊而眾
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沉潛待時而動則
天聲所臨焉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
陛下財赦進者良由三公之才多不勝任陛下論相之秋勞庶政固非得已今三公虛位正陛下論相之秋臣願陛下審之財難得則致以治之主不借才於異代陛下論相之際臣請無取沽激無取誕謾無取才華
卷之六

無取闡茸唯忠實可任者相而任之勿疑
拱邱成青以治効人才既富紀綱既設則恢復之事
在為快治道不如是也伏惟必躬必親下留神省察
而

召對劄子二

臣聞禮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
之官二十有二人兵刑共貫樂教為一帝舜無為而
治用此道也臣切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
郡縣皇皇財用弊弊焉常患其不給百姓朕肌及髓
而日以益順雖有卓犖之士遇有為之主得時得位
其所施設終無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
二事實有以困之也九卿之設古六官之任也自漢

政歸臺閣則有尚書六部唐明皇始置內諸司使百
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者遂為養資之地設官雖
多有職蓋寡公移回復祇為文具百度為之隳廢人
士得以循默間者雖省員闕而其君寺仍存置吏之
員滯事之患無異於前口奏天下之事每每不舉者
人困而冗官冗兵害政傷財之本也臣疎遠不能詳
知請以工兵二部言之兵部舊掌軍旅武選令軍旅
歸樞密使武選歸吏部右選兵部有尚書侍郎官
所領不過廂軍鋪兵之名藉其屬有職方者掌諸州
閏年所上地圖併郎官員闕一司仍御馬車輅院行
視而巳近雖省併郎官員闕一司仍御馬車輅院行
能當吏祿之奇教文移回復之害固自若也工部所
掌營繕百工之事今營繕之復之大者歸轉運司臨安府
小者歸修內司百工有文思院軍器所將作軍器
二監實按臨之亦不過於歲時按行故事士之才者

既無職以自見而不才者得濫吹^{字于其間}弊^{辭文}具^其迎承尤
害政之大者凡^{職之相似者}即為^{冗併其疎閣者}要
廩給之大數廩祿自可從而知之
諸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 國朝以來置轉運副使
判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舶
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大抵牧伯
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權均
勢勢敵一彼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為害滋甚臣
之所謂冗官者此也 口奏昔太祖皇帝以方鎮太
重置轉運使掌其錢穀提刑諸
司後置亦廢置不常合都統制承平時副都總管之
職也漢十三州領於十三刺史而天下事無不舉今
或一路不當漢一大郡監司至五六志^兵權^分州
懸莫適稟命是宜事之不立而私意之紛紛也大兵

不屬地主緩急之際將誰與守都總制類無遠畧平
居極於貪暴一當大寇視棄地如遺爾近時每有師
役又遣大臣督視以權置之 廂軍之制即唐方鎮之
將統烏雜之兵尤無謂也 兵是也周世宗及我

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
也

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帥藩係將禁軍是也

太上皇帝將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之大軍
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可供
戰伐之用將兵而下廢為皂隸之役官吏占破無幾
則竄名廣破賣工私後者眾適足以為汚吏之資游

手之多無法之久干闌狂獻之事因之而生此雖少
加簡閱繩以軍政人情玩習猶無益也臣之所謂冗
兵者此也朝廷固以上軍雖回等可用不過天軍
以供贍將兵廂禁軍爾謂如官吏占破一郡不下千
人所謂後兵只成都一府之賦供一廂軍且不能贍今
用且以中人之家一年之賦供一廂軍且不能贍今
天下幾數十萬人宜惟令法度之弊臣所知者莫
此為大且天施地產之物其出有限所養者眾適用
者寡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刃安得不刑則賦安得不
匱而國欲安強得乎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
任專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

者無所容而政猶有未行古無是道 陛下必欲仍
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心欲政修而
事舉財豐而兵振則非更絃易道調不可也夫事為之
有道則人不驚而必辨拂於人情則取眾怒而無所
成顧 陛下處之何如毋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
高聽遠覽詢諸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省
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
禁卒而王室始振皆後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
而紊政養無用之兵而虛驕蠹國人情不郵固當圖
之况為之有道將不至此乎惟 陛下留神采擇

台對劄子三

臣前任鄂州武昌縣之管催苗稅有常平司絕戶屋
 租錢并省司逃戶屋租錢二項科名通數不為甚多
 皆是建炎以前兵火逃絕人戶屋宇客戶租佃所出
 今屋已隳舊租仍在屬軍事方興未遑申明蠲免今
 今雖受代心竊恨之臣又嘗部夫運糧至德安府界
 見諸縣人戶患苦出納前宣撫使岳飛在日牛租其
 端由蓋與屋租無異口奏德安租牛蓋岳飛撫定群
 飛以民間之牛故租與之當時實授其利其亦可知
 飛忠廉可尚然事久未嘗無弊今飛已死牛亦無存
 而民猶出舊租比來待闕温州適當海溢之變田地
 其為害可知矣

之落江者州縣雖為蠲稅然或未之盡也問諸田里
 則曰從前江湖側近淹沒之地租稅倒多不免例今所
 在皆有之臣以武昌屋租計之雖貧民受弊者眾而
 為國家財計無幾朝廷患不知爾如知之寧靳此一
 錢粒粟之費而忍強民以出無業之租哉願降詔旨
 凡天下郡縣有無產租稅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溫
 州淹浸田租之類者並令人戶自陳勘驗不以久近
 多寡悉除之省部監司削其利名州縣印榜曉示如
 官司不為除落許其越訴用省無名之賦以寬小民
 以惠貧下不勝幸甚

奉使淮西回上殿劄子一

臣恭奉 聖訓前去淮西措置賑贍安集覈實諸州墾田二麥等事臣將命亡狀不能仰稱使令初至淮西歲已云暮委付雖重所成至微其廬黃州所置官莊并覈到墾田增種麥數已別具圖冊節次進呈外方懼不逃辱命之責 聖度包荒恩寵當至獎借么麼以為事功之勸俯伏戰汗未知展竭之地切緣置莊覈實二件事體實相關蓋自兵火以還州縣多仍承平墾田舊數間用貌約頃畝著為定籍已而人戶請佃類皆包賂湖山為界有一戶之產終日履行不

徧而其輸納不過斗斛以臣徇問所歷太抵皆然今者齊安之立官莊壽春所以分給歸正不免檢括冒占取其荒田初索干照視之有名田一畝而占地五七頃者自耕則無力刻請則必爭諸處之民轉徙淮甸者縱有佃田之請州縣村堡往往憚事且為土人囊橐多方沮之陳訴窮年了不可得弊源未滌乃欲覈知實數自欺可也誠不可以告 陛下故臣覈墾田抵是括責稅籍拖照自陳之數臣不復盡論諸州只如蘄州羅田一縣邑于瀉霍諸山之奧實與五郡十縣封境犬牙初中一縣墾田若干頃至覆田已耕

不過一百五十三頃未耕三十六頃一十五畝又如黃州黃陂一縣初申墾田三千七百一十九頃二畝覆行詰問則云墾田一百六十頃四十九畝二邑此其最甚者其餘大略可知臣嘗怪國家經理兩淮朝夕憂念歷歲十餘迄未有成及此親行乃見其患且大姑息之愛惠及幸民包占既多墾闢寔少非惟官司坐失租入天產之物皆為此廢雖欲聚人保境其道無繇官莊之立乃以一時賑贍之故不無勞費甚非常行之策臣之所覩江南轉徙人戶來淮南者東極溫台南盡福建西達贛吉徃徃有之土人包占既

多無田可以耕佃以故失所者衆來者甚艱設若此患不除則雖三數十年淮南未見克實朝廷常展剝請之限茲臣所未解也有如立法勸耕而開剝請之制蠲耕牛之稅徠四遠之民來者知佃之必得居者知包占之無利歐誘並行主客皆爭墾闢數年之內淮南可使地無曠土足兵以守以戰將無徃而不濟矣臣願陛下深念遠覽與宰輔大臣孰議而斷行之不勝宗社大幸

上殿劄子二

臣辛巳歲備員武昌適虜亮犯淮蓋嘗鳩集一縣守

江之倫亦嘗被擲運糧信陽略暗邊鄙利害以為古
人經畧守禦已成之迹未有不可為者內政良家突
騎府兵此皆往昔之事不必遠陳如 祖宗之關戍
堡寨與夫防田塘灤榆塞之阻弓箭手弓箭社與夫
保甲保馬之政功效大驗載謀具存政患今不為爾
誠為之羅落可以立修而穰郤可以坐致自臣受代
陔代伏田野不啻十餘年矣所聞懷淮甸荆襄之間竟未
有緒蓋未嘗不竊歎

陛下之宵旰復讎精意治外而無以副

陛下之使令也臣戊子歲因大臣薦獲對咫尺之光

去歲再赴審察之命既叨刑薄之除蒞職數月邈無
報效冬間假節淮西賑贍罷雖過分受之不辭庶幾
少効驅馳非惟將以報君父之知亦以考信古人之
迹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如目見臣之跋涉往來倘
覩其事事無端緒誠有自來以臣觀之邊無曠土則
事力自強今田皆包占荒閑而勸耕墾文具何以使邊
無曠土邊有團兵則戰守可必今總首虛設而教閱
之法一暴十寒何以使邊有團兵邊之征稅雖稍稍
損之以資其扞蔽急難可也凡今循淮而南有拋降
之和糴科買之鉄炭以至建康草料之屬泛舟而下

于江左者蓋多有矣邊之守令非行辟置之法則人
才不可恃令淮西九州十年之間至有守將數易而
其苛政無甚相遠者一郡三邑而二令菽麥之不辨
或昏于酒德者黜之蓋不可勝數矣淮西之險阨其
當守者非一今日淮西之守不過合肥居巢歷陽三
成多者五千之衆下止一千防城之具未能備設合
肥之城苟簡速就歷陽因陋不增居巢闕其南壁而
又累年以來諸將興作之事有費緡錢巨萬而成城
四十餘者有前人為之而削迹無有存者事既若此
而望羅落之少固攘卻之可圖其不難乎 陛下英

英略甚高誠意甚勤志向甚遠而稽誤 陛下者乃
至於是豈外治之果不可成哉臣嘗深繹其故國
猶家也內外猶堂室墻戶也有如堂室空虚墻戶雖
飾亦終外爾自夫不計而謾為而後外以鹵莽報不
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徇名則
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
利之輩誕謾者賞而不誅諛悅者用而不察言既上
壅人多自營 陛下焦勞外治殆十餘年自今觀之
竟亦何補縱使 陛下邊鄙之間或得一人之用或
幸一事之成然連雞輔車之勢誠非一人一事之所

能支梧也吳人有言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
今日邊鄙之勢惟詳按輿地分置鎮守專任責成悉
如祖宗陝右之法則守禦之具無闕而進取之計
固存然此事極大為之誠不易爾無天保之治內則
采薇斷不能以治外無政事之內修則夷狄斷不能
以外攘臣觀陛下大有為之志之才如此內外利
害之勢洞見無疑事苟不知知之當無不行久苟不
言言之當無不聽惟望奮然與宰輔大臣講求其原
收天下賢士大夫博圖其緒內以正國外以保邊加
之兼聽廣覽遜志虛受謀策畢進耳目自廣則凡壅
蔽聰明孤負任使者隨且彰露而豪傑魁奇之士亦
得以展其所長為陛下用矣臣目見身逢乃知關
節脉理之勢如此惟陛下留神

上殿劄子三

臣聞人主之為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
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為無不成自昔號
有志之君其所欲為非甚不盛甚美然卒有齟齬之
歎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
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於受之耶近
者為之地則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為之助則小者

有彰露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
過一郡一邑之間旦暮坐于聽事之中豪家巨駟敢
於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為之囊橐也人主萃天
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爵祿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
不為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於
左右之囊橐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為
欺甚於天下彼其伺候詞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捩
闔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其邪假廉
以濟其貪偽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於有所陞黜
之時而游揚揚中傷於平居無事之日一旦陞黜之際

雖人主自以為出於獨斷而喜怒氣燄已歸於囊橐
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為欺人主又何從而察之亦
曰兼聽無我收骨鯁弃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
使懼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
骨鯁之士惟其胷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
之秋乃可望以伏伏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為身謀而欲
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
其為墨墨大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
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
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舉事進言果出於為君上為

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
子自為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為社稷計
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人主所欲
為者無不濟矣故欲絕天下之欺惟在於收骨鯁收
骨鯁在於兼聽兼聽莫難於無我入者先主縱有他
說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
則誠難於受之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
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英略大度之主而使屈群
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乎阿即墨
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行

焉則為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功獨可日月冀
乎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 陛下靜
觀而孰察之儻有驗於微臣之言功業成否反掌間
爾

知湖州朝辭劄子一

臣少長田里常覩鄉民患苦催科之政九重千里無
路上通茲蒙超擢輔藩未知稱報伏覩 陛下無輕
民事寅夕究懷知而不言臣則有罪催科之弊未易
單舉敢以其害甚且博者仰為 陛下言之凡二事
一曰科折不均二曰丁絹催擾縣官祖入有常科折

在所不免使有均一簡易之法民知道從人吏不得
為姦夫復何患比年州縣科折一切付之鄉胥令長
利於速辦而有贏餘聽其拋折虛數輕重在手不立
隄防給散人戶憑由不言科折之數由是出等上戶
多緣計獎而免其數併於貧下實出強倍之征其尤
甚者正賦既入於官官司不為銷落抑令重納科折
而以筭楚臨之逼以威刑何所申訴及額之後官亦
無所稽考慮數之人吏竊有之民困不均此其大者
丁絹之賦古口筭之法也凡有丁則有賦絹不過數尺
催科有法民亦何患然而丈尺既少不免併合輸官

掌鈔不過一人又多攬納之戶鄉司不為銷落未免
時復追催掌鈔或不在家或為攬者盜用無鈔呈驗
小民憚於出官絹既不多不稅計會重納一歲如此或至
再三或到官者令長多不之卹禁繫瘦死有矣而其
誅求罰之費甚於倍蓰之征歲歲相仍無有寧日人
規避免丁籍壯歲或不裹頭困苦細民此尤甚且博博者
二事草之有法可使民安田里而無追須橫納之賦
不然比屋受獎利在猾胥而已願戒天下縣邑凡承
受拋降科折租賦並須先期以正數細計分數科折
明出榜示今年某科管催若干數內科折若干除下

戶若干所管若干不該科折外今將第幾等戶已上如
何分數科折明于逐戶由于開說某鄉合納某稅仰
於數内科納幾分幾厘簡而易知姦弊必少丁絹入
納須令每疋為鈔開具人戶單名各納若干丈尺鈔
外添置飛子一紙據戶數界作幾行明開某年月日
某縣鄉村某人投納某年丁絹若干丈尺係鈔頭某
人名下官以飛子當縣戶二鈔縫上橫使條印而移
印於上納罷隨鈔給之責令鈔頭於三日內剪開飛
子給還人戶戶鈔只令鈔頭收掌其飛子並令官司
照用如戶鈔法自非去失飛子并飛子書印不明與

縣鈔印文不合者不得追索戶鈔鈔頭參驗有如官
用條印或不圓備許人戶於納鈔之際即時執覆添
補庶幾人人有可以執守可省追催重疊之患臣謂
其他應干稅賦凡係并合輸納者二戶以上皆可依
此添置飛子施行州縣敢不遵承科以違制坐之則
凡催科之政其害甚且博者可以一日而去矣一顰
呻而利澤天下於是不足言者伏惟
陛下留神采納

朝辭劄子二

臣伏見 陛下臨御以來留神邊備下承奉承未盡

條理蚩蚩無識頗多竊議比謀久任守臣固善然猶廟論未一用人未重且寄任未專列郡散如連雞非有輔車之勢終恐無益臣伏覩中朝之制河北分高陽關貞定中山府三路而統於大名府河東分麟府路州沿邊而統於太原府陝西分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五河而統於永興軍有塘樂方田稻田榆塞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河朔則弓箭社河東陝西則弓箭手及蕃落熟戶以瓜牙羅落然猶本軍不足歲調京東西路禁旅戍之屯泊之軍並聽節制幕府州縣得以辟差其帥臣除折氏種氏皆世守外他帥則以

三衙若三司使及都轉運使為之有治行邊功則入脩政府蓋地分則人自為守勢連則氣脉相通權重則功效易成賞明則人知盡力視古經制方面最為有法承平二百年享扞城之利而無前世方鎮之患者以此 光堯中興裂沿邊以為分鎮止存茶鹽一司外其餘一切付之紹興之初邊陲所以能自定者亦惟鎮撫專任之効臣愚竊謂淮甸荆襄西極興梁岷宕形勢之壯不減關河所以守之略未能如祖宗之法惴惴焉惟敵是懼非久安之道也伏願陛下上師 祖宗之意近法紹興之規奮然獨斷無

牽於俗與宰輔重臣詳按輿地分置鎮守統帥徧帥不限文武惟忠智有謀之士是使悉如祖宗之法專任責成資其事力於經理之初責其事功於歲月之後無拘微文無急小利數年之後豈惟邊陲之勢固若金湯待時而動進取之計在其中矣惟陛下沈幾遠鑒詒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貼黃澹灤係界下之地潛水所成者方田係地形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係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塞係固阜之地植榆為阻者是四者皆城寨係大軍屯戍者堡係弓箭手之家入保者鋪係境上

候望相接司察邊事者實與州軍關縣相為表裏弓箭社係並邊民戶家出一兵共司警捕者蘇軾帥定武日嘗整齊之弓箭手係陝西民兵蕃落熟戶係並邊熟蕃曹瑋帥秦州日所經理者

朝辭劉子三

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內外務相順從皆自謂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卿等各當狗公去私毋雷同也魏鄭公曰告太宗人主兼聽則明徧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

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
聽廣納則下情得以上通大哉言乎其君臣致治之
美庶幾成康有由矣夫和之與同疑若相似聖人之
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善乎晏嬰之言和如鹽梅相
濟同如以水濟水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強而同之非
回於利弗能也向令仕者舉回於利則凡時之利病
政之得失何自而知之君子不為利奪往往輕為去
就籍此以治萬無是理間自權臣柄國斷喪忠良內
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說合若一人幾於楊氏無
君其於國家何有流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

今為梗以

陛下之剛明聖武高視唐宗即政以來每欲一前
獎其如無君之習革之良難舉世為同則有入而不
自知者臣懼邦之政俗將日非而莫之救也凡處天
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於利害之外乃知利
害之實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
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蘊矣合天下
聽無不聰合天下視無不明益梅相濟何以易此不
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庭自成孤立矣人
情誠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勉君以容受讜言

要為忠愛之至導之拒諫寧為體國之心由此觀之
邪正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所學稽於唐
之君臣致治之美為陛下獻惟聖人留慮而圖之
社稷蒼生幸甚

代論流配劄子

臣聞牧馬者在鞭其後歐羊者去其亂群施之於民
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也死隸于
赤籍所以繩其悍戾困之居作所以折服其心用示
戒懲于以納民於善而除俗之蠹也近自軍法之壞
非復紀律之存配流之徒知不得與善人齒於是留

則肆其頑惡逃者流為姦盜椎理屠販習以偽常鄉
之所以繩其悍戾折服其心者曾不復見為民之害
未有甚於此屬者非細患也切見大軍招刺強壯絕
為難得賞給例物其費不貲強刺良民不勝其擾每
念小人罪至徒流以上非勇悍則姦賊也收之於軍
則使貪使愚之法可得而用漢世募地刑徒徙塞下
周世宗收天下姦人亡命以備禁旅治以軍法皆有
成效臣謂先王加役之流隸于赤籍者此其意也有
軍律以繩其悍戾有師役以折服其心使皆遷善嚮
功不復混于民伍而為善人蠹鞭其後去亂群者不

幾是乎願詔天下州軍凡罪至配流年伍拾伍歲以下非尪羸無疾患者並大軍收管情理輕者特免刺面其徒罪以上願從軍者許從原放仍免重役如此一歲之內大軍所得將不啻數千人無非悍戾之夫比之招刺而來居然異矣軍收其用民去其頑善有所遷人除其害而法出於寬厚亦當今善計也取進止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六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劄子

都堂審察劄子一

某讀史記至趙烈侯欲賜歌者田相國公仲連不與曰求之未有善者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矣亦嘗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蓄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此三人牛蓄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悅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山賜相

國衣二襲僕未嘗不撫卷而歎謂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已烈侯改過不吝賢哉是故大臣格君心之非惟務引之當道是雖戰國之事蓋三代大臣遺法也昔者伊尹周公所以彌縫君臣之間蓋不在于其身而在于其左右之臣當其未甚相知之時脫有一人不正則二公之事去矣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如此後世大臣喜與人主爭事人主顧以要稿名譽疑之君臣之間蓋判然離矣進則孤立而無助退則潔己以致譏而欲道行事濟萬無是理古人之不可仿

佛非天也人也 主上以天縱之聖篤任同德凡天下事與相公唯諾可否無所疑貳是誠足以有為之時然而間或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者將由進賢未廣猶無以易君之慮引義以爭未免身親之乎雖有至心誰能諒之伏惟謀謨廟堂深思遠覽致君之道願專以伊尹周公之心若為心若公仲連之所為有可備采擇者某位卑言高死罪

與虞丞相劄子

某小官不敢輒踰分理亟請呼召仰蒙希世知遇有拳拳欲報而不能自己者其可以遂無言乎茲者伏

承丞相以禮為國 主上三加彌尊雖高祖患失節
俟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未足多之天下寔幸抑
嘗聞之師曰君土相火一心也元首股肱一體也中
有毫釐之間非心體之道也共惟君相叶德寧有毫
釐間於其中然而歸柄辭權似亦不可常也今丞相
已不得謝宜益尊所聞行所知為人所不能為以鎮
服天下鞏固基本格心之道僕嘗陳其略矣若夫事
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請得而畢言之大抵喜欲
速之功者昧於宏遠之規模臨重事而輕為之鮮不
中道而廢察於二者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

成之功士君子存有為之心居可為之地處當為之
事動不先慮急於有成往往命出而亟汗政舉而事
乖雖其宵次瞭然中亦未能無沮而欲一人之信四
國之順功業之有成就萬無是理是故規無模宏遠
功之所以速成也不輕舉動事之所以必濟也古人
所行皆有節度幕府專治文書沉於一日二日萬幾
而可以輕為之即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士議之碌
碌鄙夫心存得失而以貪功喜事自獻其身者要何
足以知此丞相願繼自今務恢古人之度充體國之
誠深察蔽邪以謹姦慝博求賢美人以廣聰明寧受百

固而不替好士之心勿以一青而弃人才之用必得
四友之佐贊惟幄之議者臨事加之以懼好謀期於必
成每每敬之於先俾毋吝之於後將使人主見可成
之效四方覩難拔之基圖事鄉功安有潰于成者不
然日又一日誰適與謀作事付之渺茫近功希於幸
會而有成效非所聞也某思所以補報不知語之深
切伏惟審聽而熟圖之不勝社稷斯人之幸

與王樞密劄子

聖人天姿英特而銳於求治羣下循習舊事而玩於
安常中外之情因茲未輯叢脞威罰為有由未然思

姚元崇元字狀行

雲笈云此

衛文中興必先善俗宣王之過為有遐心二者未諧
此公卿之責也前史丞相居可為之地而墮於空無
之累張魏以畏相之重而奪於喜功之心非徒事無
無所成害于今日多矣管夷吾之請死子糾姚元崇
之不就相位當時要說其君不為不切而其晚節末
路不無掩于九合治平之功儒者喜言中庸大學未
為過當然而陳言長語誰不雲然朝夕紛紜亦可厭
也夫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萬世不易之理
也有子以賢賢易色仇士良不欲人主觀書與見儒
生二事不同其機一也不正於始後將遲之昧者不

圖而波崩於軍旅甲兵之間期會簿書之間此固政
之紀綱國之大事語其先後非所急也天下切務不
過數節自非君臣同德將何由濟不然雖光復中夏
猶無益也謝安淝水之功論者意其僥倖然而軍中
以一處士不忍戕其所苦之帥內舉之際疎遠如韓
康伯舊怨却詵皆以許其有成所以用之如非一日
也不能遂還中原尺地末節困於居東謝公猶然則
古人所務正君其說不可奪也僕鄉在東鄂嘗聞君
子之餘譏矣天下所以未治國勢所以未張振而起
之在規摹固已先定誠非門生寡陋所得而窺者然

今上所眷倚負天下之責望者莫如樞相主書首薦
不先人而先僕思以補報故不敢自同於衆尋常稱
頌亦不敢一辭發也惟冀察于今之事勢度人主所
能行引之當道以成鹽之業無求欲速之效蹈覆轍
之舉必不得已寧當以道為度故雖身任安危之事
終不可幸成之也門生之稱本當自通政府僕故吏
也又何敢廢望鈞慈洞察之爾

又與王樞密劄子

初二日初九日兩被呼召侍坐函席誨以話言遂及
邊計憂衆之所不憂又將為人所不能為以為當及

虜無事時大為邊防事至圖之無及於事非以身任
天下之責者其誰知之豈特門生故吏忻幸之私實
宗社蒼生之望僕後生妄庸既被恩獎當時不避狂
斐隨問輒對言不盡意退而惘然今當遠去鈞屏思
報萬一不知所出願效一言敢疏管窺庶有江海涓
塵之補伏惟鈞慈采察而審圖之比年人情苟且類
少深遠之謀衆人幸於偷安狂妄則希生事且事偷
安固一切不問生事則輕議伐人且不脩不虞不可
以師不知彼已而輕易用兵者百戰百殆而已虜人
之情傳聞嘗多失實其在兵法用間號為尤難古人

譬水之能載舟覆舟不輕信之如此聖人內求諸己
無取於物我自能而何敵之間焉國家上當同君臣
之心明忠邪之辨衆賢登進百度自舉感神格天何
求不獲區區夷虜夫何足道其次淮堧之地當施羅
落江流海道合置水軍昨聞山陽合肥之謀規模既
已畧盡江海之脩則殊未聞其間間道所行我之素
不講者天常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肥水可
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與武昌之近新息柘
歸之比高於賈整三關直趨荆鄂子午南達梁洋洮
岷東近威茂前人用兵所經斥候又當明遠忽而不

脩則鄧艾江油之事不可便謂無之衝要雖有重兵
之屯堅城之守中無民力且乏糧械之資則亦未可
謂之萬全人情苟安不知為脩之說欲為守禦固當
力施行之言議悠悠何益於是至於用兵一事起於
喜事之臣竊嘗論以孫子始計之書蓋未知其可也
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變數起不可謂天以江
左而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戾而帥驕卒不可謂將
將士不相安習不可謂法於斯五者曾莫之計又不
可謂知之也恭惟 主上天縱之聖曾非龍荒所得
倫擬則主孰有道在所不論至於將孰有能天地孰

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彼固不
容盡知其在我者亦可以知之矣虜能包藏隱忍以
成鳴鏑之事未可以無能視之捕盜之軍歸臥之帥
又安知非彼之謀前虜方易主時我以全師臨制其
後尚無尺寸之效則今未易圖也我自隆興全乾道
後星文屢變水潦薦臻流離之民充滿道路驕悍之
卒氣凌州府或悖而辱長吏或起而為盜賊皆有形
驗安可謂加於虜且以區區江左經緯中夏以一圖
九古人固已寒心求之時賢恐不易辨雖以恩地之
重僕猶以為未可必也方今兵力既弱財力空匱所

恃以戰者不過三衙銜前之衆舊人既已垂盡江南
白丁未可望以持久所仰以濟者不過常平錢米應
在虛數州縣盡然問之甚多求實無有賑濟已自不
給必將上誤軍計以此用衆其能濟乎兵交於前人
困於後安和盧循之盜寄奴霸先之將不又起於蕭
牆之內事至而悔將何及哉昔宋文帝河南之謀其
策殆無遺策終無成濟胡馬飲江而治遂衰 太祖
皇帝謀取幽州趙普以為必得問將誰守因不復言
今之治功與一時之將帥未能賢於元嘉之世其望
太祖固已遠絕不監不法將恐辱甚於飲江即幸勝

之僕竊意其方勞廟算也 主上用兵之意每形天
語空言挑虜兵計固當然乎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
疑之殆矣樞密忠誠體國願垂深念致君堯舜望惟
以仁義綱紀為本備邊之計幸勿為浮議搖動至於
用兵請留待十年之後必以機會而舉人才既富異
彛倫既叙虜之世世淫暴必將有頡利之功矣且自
古未有寄任不專孤立無助小人不去而能成功立
事者誠能和同君臣之際固善如曰事出九重制不
在已則當以義進退不可身坐廟堂而歎志之不伸
也僕受恩深厚不知言之妄發萬死未足以謝惟幸

察之

與四川宣撫王樞密劄子

某聞之善治水者必滌其源善呼盧者必豐其本治水而滌其源則下流無壅關之患滔滔赴海安行而順導之耳呼盧而豐其本則在我之氣勝而為之對者索十盧隨擲遂可氣吞之矣 皇上憤匈奴之未滅痛神州之陸沉謂關中中夏之本源柄政之臣又本源之所賴以疏滌者乃瞻西顧輟大參於中極寄以召伯之任所以為滌源者端有本矣山川之氣待公而振關河之冷待公而清譬諸呼盧之望贏非豐

其本不可也僕故吏也間嘗從事於蜀目覩生民之憔悴官於湖外又嘗得其梗槩於道途究觀規模稽諸故實論以成敗之法可得而言今公為萬里行僕方有弱小之累不能自贊請從草輅之後塵伏念早蒙特達之知曾無倫匹於世德之不報何以自寧夷門一言願鈞坐安受而毋忽也梁益之地久苦重任自承平時固然南渡之初一切取辦關外之眾仰之而給總領既設益起上供郡縣苛刻征之非復名教之見民之困悴殆罄罄無告矣朝廷雖時時捐減其數是皆虛無積累之名以為實惠及民但自欺耳疲弊之

極救之良難加無守令之賢則將何事不有民困若
此謂其本之豐可乎戍兵之衆舊蜀無之自失關中
退屯漢沔西極隴坂東接商顏南山之陽谷累數十
帶甲不逮十萬而虜不能窺良以置帥之法兵民兼
泄無改陝西之舊大軍堡砦相為首尾守之得其道
爾近自將臣過計避岐雍而擊熙河頓兵旁角之地
不得展吾所長挫鋒于涇原弃師于德順多刺流散
以補亡師之缺怙權擅地而要姑息於時因其死而
削之權數當然也然今藩臣不典兵馬則有警無以
自救官軍既南調發而人心亦復不同風塵之譟勢

同呼吸必待行府之令則蹈後時之悔矣兵非素練
練帥非舊職邊環無所依怙則將拆入于北軍政若
此謂之豐本可乎二者則然又有逾于此者岷宕之
西威茂以北雜蕃之境近接成都盜假之涂信宿可
至均房南出蔓直其衝太祖之師嘗入此道言邊
備者曾莫之虞變起腹心盍先備豫豐本之計又當
謀之為元戎憂僕切以為此數者尤所當先者也參
相識造幾微雅意人物補苴罅漏夫何足言中州削
平當在茲舉千瘡百痛謂之何者處內護前寧得無
慮必也為之有道使人不疑監往者壞之之由思來

者救之之計為此一着不容再錯譬之豐本之博將安往而不勝乎雖然起羸察者不可以力加人大有為者不可見形于敵第豐吾本無為兵先機會之來何容窮盡扼其吭領之地則形格而勢禁三秦平定蓋此術耳持此上報明天子滌源之計顧不偉歟至於姜維覆敗之道往固不可追于今尚多有之惟行府終始念之也某私憂過計欲補千里之一得不佞不敏然之却之惟所命

奉使淮西與虞丞相書

某過蒙廟堂期遇禪將使指節中行邁忽忽遂失拜

違感恋依依言不能盡已而驅馳道路無緣奏記主書非惟不敢亦不暇不知蒙下察否某區區行役昨緣水涸膠舟遂自毗陵陸行以十二月三日度牛渚八日抵合肥與帥漕謀行規圩岸并治申請行移文字十五日西邁十九日次固始所見牛渚以北絕無流移之人聞合肥頗有之趙帥先已安集西入六安霍丘之境稍依固壠去處往往有飢民寓居至平地則無之某問縣官總首皆言安豐之境主生戶常若無客今歲流移至者爭欲得之借貸種種與夫室廬牛具之屬其費動百千計例不取息飢民未及播種樵

蘇燒炭割漆采茶之利已皆餬口自足若平地則無此以故山間猥集所至如歸主戶不欲以增客戶聞官極難根刷所申之數由此不多得之某詢之流民皆言淮南甚樂諭以官莊之說望然莫之應安業已爾擾之徒費且在民猶在官也不足復勤君相之念固始親見大與所聞不同某既蒙望以不欺不敢不以實告某出都之後即聞夾淮爭為招集之傳至謂南北之民徃來如織及抵固始始得其詳蓋緣北方郊祀赦文有向來被俘之人能自拔者放免五年差稅之說郡縣遣人持榜唱言境上實未聞有應之者

光州所申今年歸正北人在固始者百十二戶其實本無一家近守臣宋端友趨朝議將遷之內地漏言于外人情大恐某循撫爭持狀訴道周反復其辭稽諸閭伍莫非隆興以前來者先九月間郡中遣吏下縣抄劉密令保正總首妄作今年供具不使知之及冬至前使人分俵由于令至郡倉給粟在村落者去郡之遠例多愚氓或雖受之皆未之請居坊郭者則辭由于不受亦能詣某自明惟有衛世安等五家以十一月間過淮頗言有販牛徃幹事者泄於畿縣衛等皆其辭所連逮却不在元申數中某不免為數日

留與帥漕司所遣屬官高蕞張唐卿等不憚寒雪勞苦各馳數十百里親至村落視之其歸正人則前所言是也江南流移之人初不及浮光境郡縣所申之數有是有非頗有去冬今春轉移之人其實渡江已久此其是者浮光^光比歲不稔穀價高過常年四倍蓋光之市用錢舊以四百為貫米石一千今為錢千六百矣主家雖有招客之意如不足何飢民逐熟投主豈肯却之不稔之地即此其非自見不縷縷待言之頗聞浮光亦有今年歸正之人不過續來所申一二十輩容見端的具以實聞某平生不解謬言妄意人

情之不相遠誕謾不謂無有然亦誰敢施諸君父之前及觀光州所為為之慎歎累曰何意劄符之守有此欺天之事聽言信行之悔聖人不吾欺矣邊吏如許懼非保圉之道他有聞見雖大於此非使事本指者某不敢輕僭陳述九重之內未易周知萬里之情聊舉一隅可以驟見啟沃之際丐力陳之庸人動自多營敢為狂妄每每如是某孤陋之迹百執都非舊知固知發人之姦必履危地然而忠憤所激俯仰無媿上賴朝廷之知必能察其所懷恃此以無恐爾廬州三十六圩非獨農畝之利某與趙守等已委路鈴

張青等起蓋莊屋遂旋招誘流移實之張青舊為張
循王管莊熟於田里間事嘗與高叢獻議圩中占地
甚廣然頗低下若因浚溝行水就為千河水寨可為
合肥重險切嘗語以治田自可為之以漸何承矩募
花之會宜當按以為法由是未到敵列上其議以其愚
見合肥城壁柵江橫貫其中西南平岡高瞰城內觀
於魏世新城之築韋叡引肥之戰不得不為過慮則
今千河之浚因低据水為立斗門以司宣節所以保
保者一舉兼得亦保淮一助也更巧鈞察比來打圍
之虜稍稍近淮久未解嚴浮光人情甚恐又聞沿淮

挑濠立鋪表裏上下相接每卒鋪十卒槍牌一人弓矢
九人齊人敲冰備周想亦不過如此威行沙漠於此
可見然使敵人無事見備固為古人長策有謀人之
心而使異邦疑之難以速得志矣願賜深念某此來
淮甸觀於山川險易事態物情始知天下之事皆難
踰度造化則成之意所以加於鄙陋者不淺誠深感
戴未易言之餘俟前途隨事申稟尚賒待見敢乞尚
為宗社斯民調燮和粹俟侯公師之拜周副輿人之
情

與虞丞相書

十二月二十六日固始縣申拜稟目二十七日即行
二十八日次光州所見歸正流移人與固始正同其
單名續申姓名亦有非今年歸正者真今年者不過
定城縣九家固始縣七家破虜走回不過四家內定
城一家固始三家與霍丘縣二家皆不在元中之數
某逐一喚上喻以君相思旨視其人物類非甘田畝
者內衛世安張悛二名自言王辰宣贊所用頭目李
茂乃亳州司候人吏餘皆二人之徒其非是者不過
三五人爾人數既少官莊不可復作始世安悛等皆
緣輩類許宗道者持金錢寶號為間事發避罪而來

他日事寧尚欲有所報効為國家計乃不在其必留
某本合作舍處之又以浮光被邊大近十日所視殆
若表而出之他日鄰境有辭非所以安全之道徒之
又非所樂誠與流移安集事異某觀趙善俊別議區
處夫以忠義遠來歸國撫之不可不厚有如太過難
為繼者適中斟酌費固不多某至淮西饋遺皆無所
受後以浮光當作恩思意犒歸正人戶不免薄受兩司
之禮勞世安悛錢各十貫酒二瓶李茂五貫餘皆三
貫酒一瓶此外賑贍安邨已具申狀不復縷縷陳稟
守臣家宋端友所為妄誕不敢不以實聞端友本以招

納歸正為欺乃敢戕歸正之姓孟者略奪其馬投尸井中是豈招納之道然今馬已牽入都或言名金襴軸高四尺三寸神鬃土黃色計非充貢則亦有所歸矣頗聞端友所為益不祇此非某職分所及而殺人掠馬此特其可故者三教月內又嘗再奪被虜併歸正人馬事端未悉某不敢有言邊遠類無官司端友所為又皆出於天理之外君相軫卹疆場無意於擇守撫摩若端友之所為不可不重賜行遣小官僭越萬丐裁赦某浮光無復事矣將命事無一就不免迤邐過舒蘄諸郡吏看江口有無流移有如各已安居

可故故字誤○
無妄無字狀作垂

亦不敢強有攙動不免薄行賑濟敬致君上惻怛之愛而已願種田者尚當臨事區處不然則與津發致之三十六圩曠瘠無所逃罪亦惟大度察而哀之帥漕所遣攝事二幕高蕞張唐卿者殆為淮西精選蕞之清忠質樸唐卿強直剛毅誠齊蜀之良也與某同事備見心力間嘗出門下文正許可乃知不易得之兩司嘗同薦蕞誠非虛舉想在鑪錘之內必素已有定處小官僭論人物皇懼之至誠出所見亦不敢隱也更賴鈞察

與虞丞相書三

某浮光已復無事初七日遂行十三日抵齊安自入
沙窩以南始覩流移人戶纍纍然未有歸著而守臣
李續確實可與辦事本州常平初無見在已為計置
買牛頗聞蕩霍之南惟此尚有荒閑田地可以錯置
安集某不免留料理之竊以沙窩白沙嶺路正直垂
瓠武昌在淮甸荆襄之間最為控要往年姜宿入寇
胡騎嘗出白沙措置邊防常苦荒涼難於應接舊州
鎮者古邾城也寔關此路衝要某見議招集置莊於
其側近上下萬一有所成立異時烟火相望或可少
助邊防但某本無所能田里間事尤非素習仰蒙委

寄不敢不勉事之成否殆未可知恐必無逃曠瘵上
誤知人之鑒爾

與虞丞相書四

即日春序已闌和風協律恭惟致君格天填撫夷夏
神之聽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明敷大冊進位公
台正宰司之名還治古之道天人同慶知太平之有
日宗社寔幸蒼生寔幸某受知誠不世有宜不敢具
文申賀自同衆人抃蹈之私言不盡意某伏自浮光
齋安嘗三奏記并以循問所見累申廟堂方懼不稱
之誅仰蒙朝廷畀聽按治所列彼方進律留衛而終

致之于理上論君德齊成湯之不吝下視孝宣綜覈
有所不行於偽增戶口之王成俾為堯舜格心之道
偉矣某不敢自謂光華之遠然而沈寃獲伸免於辱
命之媿生成之賜未足云也某冬春之交在並淮時
竊覩流移略已安定決計歸矣正月間抵齊安乃知
蘄黃之間尚有皇皇然未知所適者既將使指不敢
匿其所見因留逐急賑贍僅能置立二十餘莊已具
劄狀具申不復再三塵仰蒙委記至重所及至微兼
屬春深流移亦止已無復可為者急欲申請還奏而
有旨覈寔墾田未到州郡不欲第取文具須得親行

度五月間未蒙汰行當得謀上計爾是行雖恨假節
之晚不能推廣德意然而所費亦幸無幾飢民賴以
全濟而盜賊為少曠土得以少闕闕而墾田頗增居人
知包占之不得久荒即謀自耕其地漸以充實淮甸
在蘄黃之間所益不尠有以上知規模宏大誠非單
見諛聞所及龜勉從事然後知其利耳幸甚幸甚某
循行雖未及舒蘄二郡其初道得之道路年亦薦飢其民
未免流移又苦和糴難辦方欲具稟求劑其數已聞
有旨罷糴仰見耳目之廣愛人之至祇服感歎不能
已也某區區之迹又須一走淮上馳驅道路恐稟目

之不能嗣貢惟幸察之覲侍尚有兩月之賒敢乞粹
養天和俯遵時令為斯民社稷珍重以迓上公之拜
慰天下心

與虞丞相書五

即日夏氣將中薰風戒暑恭惟德叶神天道行夷貊
鈞候動止萬福某昨在齊安伏聞顯冊元台正名宰
府當具稟目專人申賀必已闕鈞聽矣某無似之迹
仰賴鈞庇久長官莊既已訖事流移漸次安帖以三
月二十六日發齊安取道蘄舒復自六安東入安豐
遂抵濠梁四月二十五日至合肥所覩淮甸人情極

安有如罷和糴於舒蘄免諸郡之上供若吏若民莫
不鼓舞君相遠見萬里之情知其疾苦懷寧廬江台
之審察尤厭物議然在龍舒鼓鑄之事許守韓令尚
須一人涖之浮光新守之來聞以財賦為急此郡獨
稍充足似不須爾至於權官支過察案請給例皆追
而奪之雖今未聞他過要多不近人情光民每望得
一文吏病於無法久矣宋守仰蒙朝廷究問竟以憂
死何不自愛如此却可憐念其弟端臣又蒙天獄窮
治遠人間之極感事明之後出三人於井官司既為
收葬歸正具知思恩意醪為佛事薦之競言來歸氣始

得伸鼓躍于下某將命無狀於聞見不敢雍闕不相
知者或謂生事政煩丞相察之倉司之來公移皆稱
面奉 聖旨措置民兵收買戰馬且欲拘籍歸正強
壯歸正人誠可用存淳光者類多散處惟光山一縣
有數十戶聚居在濠梁者近八百家分屯州之東西
為八總首耕淮灣間以土人畝成統之衆極信服在
安豐者有數百人聚居花屬鎮側已總水寨人數居
村落者亦不減一二百家每苦土人包占荒田不容
請佃昨有一百二十二人陳狀理會而壽春知縣每
患苦其難決亦有劄子乞為措置某不避專輒之罪

不復申請待報與趙帥議已遣張唐卿往撥包占荒
田給之某固無所知竊謂籍之必駭使有常產是乃
久安之策而濠梁團結頗有法度無非強壯意者不
若安之買馬之難濠梁淳光已有前鑒近兩旬內聞
下蔡有賣馬被誅及逃來者又有過淮竊馬而傷人
者虜將寄聲索馬幸獲而歸之若此所為前此不一
繼今恐盜馬者益無過憚國家寧之此者異時生釁
或不可知民兵固有可為昨詢水砦添招人數尚皆散
處村疇緩急卒難收合民有丁壯類皆竄名避役而
總首所統益削壽春差役已及二丁之戶年歲之後

且至軍丁既非教閱之兵初與田夫不異未知今來
經畫何似不敢意度然聞前此治郡人實安之水寨
舊頗縱橫近稍知畏郡界盜賊希少賞之固宜代以
高叢必能安輯其下薄聞財計舊賴幹旋以濟茲亦
未易為也傳云虜大起夫導盧溝河鑿山餘三十里
南達御河會河入泗上接燕京意不可量民不勝擾
安知天意不以開聖人即政須有以應天然後功可
為也人事未脩而敵河道通利亦不可不豫防之某
小官疎遠不當瑣屑塵溷既蒙恩遇假節不敢不罄
所見稟聞廬州三十六圩趙帥經理備至流移皆受

實惠顧以小小帳狀未集未敢告畢已治圖冊或携
以歸某本擬事訖便還以十四日抵安豐接漕司關
牒聞有覈實麥田之命因留取會令過旬矣雖未被
受省劄然不敢緩敬已備坐行下不敢輒歸大抵淮
南之田請一而包百耕十而言一覈之則不可勝覈
况復大搖人心某既蒙使令不敢只取文具必取自
通正數以復于上然亦未可便謂能盡其實伏乞鈞
照尚賒侍見散乞為道為時為蒼生珍保冲粹亟正
公師之位

與虞丞相書六

炎夏方中南風物阜茶惟變化格天盛德神予鈞候
動止萬福某前月二十九日嘗具稟目附遞申覆度
無浮湛三十六圩並黃州官莊仰蒙廟堂假借資帥
漕之叶力幸已成集流移亦止奏計圖冊本欲持歸
面納與趙帥議意君相惠念流移之切不容淹緩某
以有覈實麥禾之命尚須一兩月留不免先遣職級
覆押并取流移人數置冊持上流移數不止此上戶
徃徃不欲以已招客聞於有司兼復舒蘄之間徃來
不定以故村保所供止此爾某將命亡狀不能推上
廣上恩所思及之微言之有覩曠敗之責所不敢逃尚賴鈞慈

鑒其奔走微勞力賜保庇脫於罪戾則終始包容之
惠如天之覆矣二處置莊幹置差官非祇六負擇其
宣力勤勞甚者保明有如張唐卿西蜀之良高薑秋
浦之望齊安官莊全籍唐卿以辨蠹之才用未可以
書生易之仰惟當宁急於人才所知誠不敢掩敢望
洪鈞素籥不使遐弃言不以人而廢亦萬化中一助
也淮甸官吏視他道加勦斲而縣邑為尤甚某半年
所歷求一稍稍可與言者已不易遇有知縣王虎臣
遇有知縣者質直能任事吏畏而民懷之前宰光州之定城頗
蘄水有去思之愛某委以齊安牛具辦於甸中而民不擾

又皆便於農家之用津般而至亦自有法某方欲以
有政告而王以強項取怒州府既緣公事罷斥因不
敢言濠之定遠縣令于倣疏通而強敏先已蒙恩再
任行五考矣愛民律吏治如一日淮甸胥輩例有不
肅倣之紀綱號令獨明勸課之方尤有條理非某賑
贍置莊所及兼且成資磨勘不復上其治狀是皆素
不識面願備藥籠中物願雖狂易僭越不敢一毫私
也趙帥守藩適當旱飢之後無法之久臨民撫軍威
德兼用興除利害皆有實迹故雖甚遠支郡人情莫
不向之賑接流移自飲食鹽藥以至薪糜之類罔不

周悉賴以全活衆矣可為朝廷審於擇帥之賀趙以
親老不安邊塞殊不便於侍奉深欲求去尚賴廟堂
念之某仰蒙希世特達之知無以論報儻有聞見便
欲以補四目之明不顧己之寒微惟鈞慈情怒之耳
某驅馳之久不敢告勞然而寒暑再罹罷損極矣寔
無所補仰報知遇之隆加念賤室宿病未瘳小兒亦
以疾告鄉來不敢輒顧私計惟今或可請爾敢望曲
加矜念俾某早成歸節雖有茲願然亦非敢望也干
冒戰灼萬丐憐之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八

劄子

淮西與王樞使公明書

即日春序向闌和風叶律恭惟袞繡祖齊棠陰蔽芾
神明贊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去歲在都伏覩樞極之
拜竊不稿與斯民同慶加以久失奏記且欲候問興居叨冒
京職之除亦當承謝恩紀家貧不能遣力輒於置中
冒貢函牋方以浮沉為念伏蒙鈞翰寵答非惟慰藉
問候親札盈紙謙益過宜非所得當感荷之劇以為
王公顧遇末列古則有之世道澆訛此風之不作也

久矣一聞正始心目為之開明乃知宏之在人甚幸甚幸前聞鈞履微失調衛每恨不得日親醫餌竊知喜遂勿藥固宜天之資予善人翹望懸懸慰懌大矣某區區之跡自去秋中郊職都下一謝宰輔不敢復再見之十一月初上以江湖飢民流移淮甸而光州告多有北人歸正來者忽俾賑贍安集不敢辭難歲除方抵浮光問歸正則無有但緣中間遣許安道者持金錢寶號入北事泄於咸平獄辭所連凡十七郡有十數家避禍將家渡淮而來郡中遂括舊歸正人二百餘家以方至告又其守將宋端友者被命買

馬殺人而奪之者三不免具以實聞頗聞有力強甚不敢自為身謀天子英明已下之廷尉矣某元宵至齊安郡問流移則已晚轉而之四方者不可勝計某皆不及見獨收無所歸者僅四百戶於舊州之東北聚置官莊二十餘處居之春事已深流者漸已安定先於合肥興修三十六圩之利西來付之趙帥得報亦稍就緒但緣蕪覈墾田未徧又須一至沿淮只旬日間當東計還奏之期必夏中也湖外飢歉伏蒙移粟賑糶茲三代事也大臣以天下為度於今方一見之故吏門生有光榮矣夏口賑民雖甚無法然而

米價賴之而平活此一方為德甚厚春雨時降自此當少蘇也某至淮上流聞此夷困於蒙古達鞏凡女貞之守州郡者皆充將帥之任率以同知蒞事而公淮被邊去冬頗有遊騎出沒又於上下表裏置鋪相接每鋪十人九槍一牌若以我為虞者其被禍來者具言河決垣縣東貫濟宋之間合清泗於彭城流分九道卷埽千里騷動紛然某謂通泗瀆鑿呂梁開石門皆古用兵中原盡力而為之者天道如此非無機會然察淮壖虛弱之甚邊臣陸陸無可望以功名者河流南北通共惟今未必有加於彼茲在可慮觀其置鋪之役乃若齊之獻冰脩周嘗告廟堂謂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難以速得志矣不知關陝之地事勢何若仰惟規模先定必有不可易者不敢踰度敢祝敬之而已某所見如此不敢不具言之僭越輕狂必蒙恕察

淮西與梁右相書一

間者獲侍間燕嘗進瞽說伏蒙鈞聽不以為非將命去之未畢前議茲承爰立之拜乃不克面布悃愾欲報之德不能自己願竟其說庶有補於萬分丞相令已正位左槐雖解事之名不容多取至於進退人物

自當有以聳服天下人才蓋有定論惟無責備乃可
人非大聖誰乃無入而不自得惟在處之各得其當
一世之士信足了一世用有如長短易置小大倒施
無適而宜夫何才術之見若用人者皆如韓滉之於
故人之子劉晏以處請求之士豈惟人人自盡故雖
牛溲馬勃皆入醫師之劑矣若夫舉枉錯直自有所
謂易簡之道拔茅以彙惟在乎廟堂之上斷而行之
爾此事要非章牘可道某遽言之者以為相府急務
願先百事而為之非蒙睠顧之隆不敢狂僭如此政
須鈞照

湖州與宰執書

已具劄狀稟本州添差武臣路鈐以下至進勇効士
一百七十一員軍員五百三十一人錢糧衣賜_總計
一歲共支錢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餘貫歲前又添
發下軍員八十三人增多二萬四百八貫有奇乞將
前件軍員分下財用寬裕州軍養老或量撥錢糧物
帛貼助本州支給仍乞豫戒諸軍令後免將棟汰軍
員使臣發下本州收管亦乞照應免有添差某不敢
縷縷瀆尊只以添差總管路鈐路分并將副計之雖
員數不至甚多為費已大本州先管將副州鈐轄路

分都監添差八員請受之數不等每月各不下七八十貫供給皆八十員數月以來添差益衆如總管宣贊舍人劉炎路鈴武經郎黃彥節供給錢皆一百五十貫州鈴轄武顯大夫江昌朝等淮備將武節大夫馬全等皆八十貫而請受不在茲數大者略計月俸供給月節饋遺遺類每月不下三百貫文小者一百七八十貫文一歲計之總管路鈴一員至三四十緡本州用度不充朝廷素所知也如劉炎黃彥節等久居本州皆有田宅如此過分陳乞除授廟堂無自而察竊切恐本州去都密邇寄居極多人人效尤州郡益困

某不敢便有申請欲望鈞慈矜念小州將此等官別賜區處以寬郡之急迫如日後更有添差免於本州駐劄所有續到軍員八十三人併乞特與改撥他郡或量賜支撥應副施行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與宰執書二

試郡百忙不敢無因奏記惟是斗山之仰與日俱積樂與州人涵泳聖時之澤而已某不避僭越輒有迫切之懇本州軍糧並無苗米可辦以此歲計極窘糴米七萬一千五百餘碩約用錢二十一萬四千餘貫

前例係將烏程歸安兩縣折丁錢十三萬貫收樁貼
助糴買每丁舊催納錢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去歲均
減每丁納錢五百文足歲計減落五萬八千餘貫今
歲當催七萬一千九百餘貫已是大段欠闕近方催
理却據逐縣繳到去年戶部減收印榜許將去年折
丁未放以前人戶先已全納之數並於今年錢內折
除會計今年管催折丁錢止有二萬三千餘貫委是
月糧支遣全然無以收糴某不敢過有陳請已具狀
申朝廷乞於上供折帛紬綿錢內取撥四萬八千貫
文充理豁乾道八年折丁錢補填九年少闕之數貼

助本州糴米應副月糧又某昨以鎮江軍中揀下軍
員八十三人日近添差總管路鈐副將等員歲計支
錢三萬餘貫申乞均撥上項官軍下財計覓裕州軍
屯泊未蒙行下適者又淮朝省發下乞就本州養老
三輩略計本州歲失二項丁錢十一萬貫却有增起
合支三萬并大禮齋錢二萬餘貫通計闕錢十六萬
貫委是不容措置無以枝梧伏乞鈞慈俯從申請少
寬一郡目中之急不勝大幸某復有悃悞干冒本州
財計略可見矣誠得明健長吏未易料理如某才力
素薄前此未識理財自被誤恩不敢不力每事樽節

補苴罅漏其奈取諸民者已無一孔遺利不可措手
略無見郊^効五技已窮形瘁力單下血不已雖勉強應
接然實憊甚得蒙鈞慈矜念特賜陶鑄祠祿選擇有
心力官救此一州^急息闕^急冤瑣之跡得少遂所安儻脫
罪誅免令委頓終始大惠何有窮極不然日又一日
他時手足盡露雖欲悻悻寬貸何嗟及矣某素非避
事辭難者自以力之不足知難而求退耳實非敢有
他望正賴哀矜及此某不任卷卷懇禱之私

湖州與執宰書

某蒙恩賜郡罷於百役雖時時以職事申懇而稟目

之貢寢以闕然節彼巖瞻未嘗一日不在黃扉之下
荷睠知之有素必不以疎慢責也某節前疊以祠祿
并經總制錢分隸溷瀆鈞聽二事皆非某敢為私請
貳車於某初無一言之忤其人才^{効亦}高但緣以趨辦
為能不暇存厚下之說場務敗闕料理稍成端緒輒
為掣肘傷事其他可容也至於庭叱官吏專閣請給
追須分沓鞭扑囂然在長吏不能無慙當避之爾分
隸之事稟劄固詳言之利害不祇一州所係實重想
初言之甚易故未察而從之廟堂已知其詳不難改
也比得吳郡立室劄子亦謂焚林之田夫豈不知特

未幾作本其行狀作
其項支衣袴作支移

冒行之不顧爾丘不欲為事首必須亦請于朝丞相
身佩安危幾微不可忽也某自說從之而不辨必斥
不從効中^初以他事亦斥等斥爾孰若一為丞相辨白
雅蒙許之誠實或幸俯而聽之某辱知素深吳興幸
未闕事比者和糴六萬貼錢已萬六千緡四萬續科
尚未糴也近戶部於民間所自糴米亦令本州發綱
陪費亦數千緡未知繼此云何惴惴然^爾計素乏東
來場務皆索本柄春衣二萬軍糧酒秫數皆六萬常
年皆自夏中積聚政承闕乏之後凡百用度盡解目
前之急坐是失於樞辦大懼入春之後手足將俱露
矣今不得請且累知人之明萬丐於憐毋強之以所
不能也

湖州與梁右相書

被遇特達希世之知超獵之用^恩次骨不復多謝
惟是雪川號為佳郡且有浙西道院之名南渡已來
官守數易紀綱法度蕩然無統兼復衣冠叢萃應接
不暇近年之在政者持書生之論末理財之說士夫
奉稍拖積數月省府上供虧數十萬賴單守繼其後
厲威嚴振條目雖能解目下之急然實未有贏餘其
行有積錢數萬緡皆經費耳迎送支衣之後已復枵

然某到官之初滯事山積戴星出入食息不暇押到
詞訴不復循間日之制簡稽決事期暮而訖閱月稍
覺漸就繩墨但無如財計何所賴燮理天和歲事尚
或可望然必無逃曠敗不無望於覆燾之兼容也始
以啟狀常禮冒瀆聽聰繼蒙尊光寵荅感荷之至念
欲自具稟目少布胃臆顧左相未克通記嫌於彼此
之分不惟不敢亦不雅暇辱眷知之素必蒙俯察之
而不罪也某屬者累具劄狀有請廟堂如倚閣之住
催積逋之分限丁絹之折錢於計司略無利害在民
間郡縣得免倒垂之急受賜實多一皆未蒙周旋自

此不免嗣有陳乞萬丐鈞念有如郡中可以黽勉就
事亦何敢於干政府也只如和糴一事本州苗米止
五萬斛常州三十四萬今歲拋降皆六萬碩既不均
當復欲以三千省銀會高估糴取足斗一碩銀作三
貫五百五十會子七百七十科折虧折之數不待辨
而後知即令盡支寶錢二千足糴一省碩猶恐未當
本價况如此即去歲和糴殃民中外紛紛如此不可
不計誠使朝廷無惜小費使當官者皆得展盡以供
公上之求何事不可為况損益能幾何須使下人愁
嘆徃徃事又不集卒取君上之訝亦何為也惟丞相

念之左相出帥西方諸侯丞相獨秉鈞軸中外責望
非鄉時比矣某外官人微不當有所陳述顧蒙知愛
甚寵懷不自己竊切謂某去年審察所上公仲連相趙
烈侯事誠致君之要術事無大於是者惟詳復而采
之僭越妄言徒為媿畏

湖州與樞使王觀文公明書

即日初春薄寒伏惟浩養琳宮神天是予均鈞候動止
萬福某伏審抗章遠引帝享其誠均逸詞官寵班書
殿伏惟歡慶切竊以國朝西府之任自非元老不居人
臣之榮無加是者前輩處此能全歸潔之義未可以

一二舉自匪浮雲富貴以道義為重輕主眷方隆何
有脫屣之事庶頑立懦未足言也時事方日新甚有
懷杞人之憂者晉公去矣其將如蒼生何某中冬喜
聞元戎之還嘗遣急足馳詣荆鄂奏記尚未歸報不
知己嘗徹鈞聽否日俟衮衣歸國與社稷蒼生共依
洪庇旌車柅于中道可勝悵惘之誠伏覩去之章
不審通鈞來果何所似天之輔德自應勿藥有喜少少
末疾想今遂脫然也惟是不得親興候寢快然于懷某
茲繇咏苞之恩承乏輔郡疎拙不詳賦政大為催科
困苦雖戴星出入曾無毫髮之效龜勉就事不敢告

鈞用特不爾非或爾谷

勞但緣去歲朝廷均減丁錢歲失常賦七萬今歲折除已納之數又四萬緡而養老添差奉糧歲增亦三萬貫加以効賚二萬通闕錢十四萬緡雖使劉晏居之未易料理綿薄處此自應曠敗見于廟堂焉去未便得請朝夕惴惴焉以待罪斥而已此外無足上煩鈞念者以久不聞啟處撥忙特此詞問

湖州與四川宣撫虞少保書

即日秋高氣清伏惟戎輅啟途百神翊衛鈞候動止萬福某茶審明敷大冊比秩三事盡護諸將分正西郊仰惟慶慰某嘗患數十年來廉耻道喪士夫^林於

祿利汨於寵榮出處可觀進退以義者寥寥乎其有年矣往往蹈故襲常恬不知怪雖有超詣之士未必不無自見奪於楚咻之衆猶或不能自解矧以公輔之重萬鍾之祿君臣契合合^間無纖介顧遇方盛褰裳去之古間其人保相既身之矣廉頑立懦尚何待乎百世之下也某自去秋誤被收台侍坐函席便聞誨教及此迄踐斯言不易介於三公乃今親見之矣皇上親寵逾渥三加彌尊位之師保遂分關陝用寬西顧誠曰曠世之盛希闊之典也豈徒梁益之幸太平之業在此行矣如蒼生何能無下士之見徐方平定

袞繡之歸如周公之任定非晚耳天下寔望某在門
下東西南北之人爾未嘗有一日之雅自蒙傾蓋之
遇取之眉睫之間未嘗干選門墻遽蒙拂拭之用自
到都下誼當自歛既閱時不敢見在常人之情必將
怨而絕之勞來擇人卒蒙假節亡補毫髮亟彼超躐
之除歸節情中便剖符此來恩造如此倫輩靡儔雖
保相為官無私某何以取此未知所以報塞徒懷愧
畏到郡多事第嘗啟謝萬一又塵謙尊寵荅豈所宜
蒙郡中積弊如丘逋負非一旦欲事定自為稟目以
求一說少布卷卷感刻尚未遑暇白麻宣告遽起萬
里之行不得旅進拜辭恨無羽翼凡百已具雙牘不
敢再四瀆尊以某之無庸獨行踽踽洞無城府屢憎
於人未嘗與物泛交惟保相之知己朝路識面蓋寡
冒居劇郡才不副意已為不可如何鈞旆適西自此
動須掣肘自知無逃曠敗將為門下累矣依仰牆仞
不勝戀慕之誠東南有可使令無大小願備驅策

湖州與曾參政書懷

即日歲晏凝寒伏惟鎮撫戎華神明協贊鈞候動止
萬福某昨者不避僭越輒以貳車害政中稟丐祠祿
以避之曲荷矜私為之易地旋拜真翰之賜誨教諄

諄自省何人何以得此于廟堂之上顧惟虛辱慙慙
無地若齊倅亦健吏但難為下敵已而下或不能堪
之耳頗聞甘泉中多賢之者既嘗推轂無怪其為之
助自非鈞慈悉力保庇某反為擠陷必矣雖感激之
心銘切肺肝事關公道亦不敢多謝也經制總錢之
議未審已蒙力行之否凡曾歷州縣者皆知如此分
隸可求增羨然而前此版曹諸公無或然者知其不
可為耳此事大參居地官日豈不明知如此分隸可求贏
羨顧念郡邑窮匱生民休戚上關國家大計故不為
耳非不能也設有可行之道又何待乎今日而後行

也某既緣齊倅不無所忤又先諸郡有此申明戶部
見差獄子來追郡胥且以條法為問前此郡縣不盡
分隸固為非法然而上供支遣無非取於額外是豈
盡於條制然而上下恬安之者顧不得已耳其可復
於非法之外又為非法之取求應經總制錢分隸之
法其為廢發法不已甚乎萬丐鈞慈熟復蚤賜收還寔
宗社蒼生之幸本州郡計素窘和糴本錢未蒙盡數
支降既多那移之數又將無以接續累求貼降丐賜
奏陳若令用度稍可支撐何敢縷縷與朝廷較近鎮
江澄汰老弱本州得軍員八十餘人又不知使臣幾

何計當亦不減此歲用仰給驟增數萬未知所以處此不免又須申乞應副不任一事每每僭于廟堂譴斥之誅俯而俟之耳某復有僭諭之懇本州窮乏異甚歲糴軍糧本柄糯米皆陸萬斛軍衣亦數萬數前此丁錢尚多可以趨那糴買况又糴買之直例於春夏收糶前政當闕乏時不免隨手支用某又當其後解倒垂之不給丁錢已從減免却有貼陪買發之數入春諸事交切手足遂當盡露已忤貴要知不得免矧冒昧試郡一切付之平心干請類不能從寧能無惡於物所望宮祠遠郡之請速賜俯從免累知人之

明實成終之惠也無厭干瀆徒深戰汗伏聞輔相之道感悟日新事有至難回天如響非以精誠之積何以格于上帝社稷寰宇蒙休至矣然某切有愚見敢冒陳之周官太宰職在正君故其所統之屬五官之外無非在王所者此事寂寥已久不可以力勝丞相致君有道已有成績益致明良之會漸拔茅茹以其彙征消長之於冥冥之間茲萬世之澤也若有司存五官正則莫不正矣更乞鈞念某蒙恩異甚固敢言之

比者伏蒙鈞翰之賜仰荷謙謫之隆嚴喻劉倅積俸
本州屬緣窮乏限員以次給俸未嘗輒踰如劉未免
破戒給之數多不容盡如其請已為支行一年衣賜
料錢三月自後按月皆帶支矣同官橫少多媿伏幸鈞察
某比緣同官橫借以宮詞遠郡為請仰蒙矜憐俯為去
之自顧何人何以取此于廟堂之上感荷之至銘在
心腑某近復以經總制錢分隸申請必以仰蒙鈞念
此事不祇一州利害寔係國命民財版曹主之既堅
以某獨先諸郡有請見遣獄級追逮都吏見問以法
前此郡縣分隸固不如法然皆取於租額之外民無

所措手足必使盡如經總制司分隸一法其為廢天
下法不已甚乎方樞相之秉鈞不可不賜深念早收
前旨以幸社稷蒼生本州窘匱異常今歲和糴本錢
未蒙盡數貼降允那錢以萬計糴猶未足州之軍食
場務本柄歲糴皆六萬斛衣數萬端舊於春夏積錢
前政頗失樁備某雖粗了目下來春每事交急手足
殆將盡露將無所逃曠責此來忤物多矣其何以善
後儻蒙矜念終始成其去計感戴恩予其有窮乎借
瀆四三戰兢惴惴某不敢自取疎外至敬無文輒以
尺紙通誠伏乞鈞照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自拜道中所賜教戴星少暇念欲親具尺紙之計未
皇也節中短啟修慶殊媿蕪累筆端無口言不盡意
游蒙寵報函翰仰認尊光誠至文雄伏讀感歎乾復
之戒敬佩德音顧某何人懼弗克荷然有愚見竊敢
復之元規之塵事常然爾形諸竿牘不已傷危孤臣
之心更巧裁擇版曹征利采急若牙稅之補發經總
制之抄捺蛆食浸淫漁取竭澤不使知府何以處此
某性樂林野黽勉應酬不知世患為然已決歸計見
入文字爭議分隸牙稅則未暇及罪去決矣差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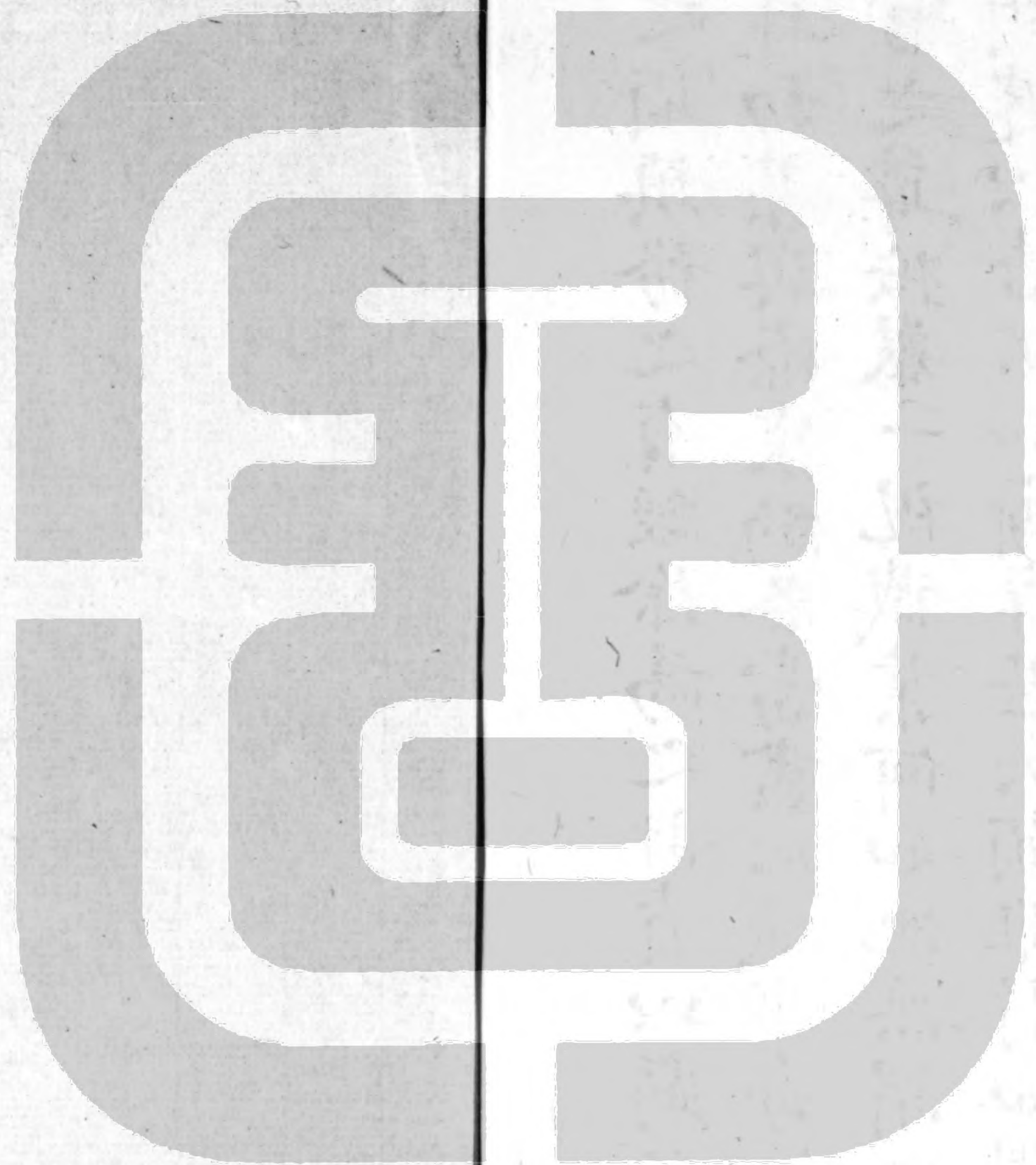
謝朋友不然戀祿低頭為民遺患所得有幾其忍默
默為小人之歸哉不知同舟遇風已嘗入深慮否借
重九鼎為蒼生陳之言信易從過於小人之說說萬
矣侍郎忠誠體國以民存心當思其說若行州縣不
可復理又須強倍征歛民無所措手足深可為天下
憂者宜蒙慨然建白以幸社稷蒼生丹徒百度若何
吳興不可料理近火先焦之謗非身違不信也不能
一朝處此為之奈何規摹有可遵承願蒙強此庸懦
辱知狂僭惟門下亮之

又書

伏蒙手畢之教下喻措置官之無益非荷眷愛之厚
何以有此甚幸甚感單虞卿之在郡也四處設措置
官其二郡中自撲坊場當仍其故其二長興新市某
已盡省去之矣長興之設誠曰無謂若夫新市虞卿
之置誠有不得已者郡有烏墩新市雖曰鎮務然其
井邑之甚賦入之都縣道所不及也胡監不職久矣
日醉兀兀兀百憤憤郡中傳以為笑其人可知知也
虞卿設是措置唯以課利不登故爾某在事之始聞
其鎮益不治專欄放縱而無憚諸司訟牒之日聞到
任月餘月解官錢略無來者不追免請入郡遣官代

之須鎮務之有經徐為之計責以虧欠吏事故應爾
耳初某與僚窠約各當盡心職事毋循故態臨以達
官之尊按舉一視職業何如他無謂也方一舉手而
胡遽以告不知痾痒甚矣顧雖賢如門下未免為有
挾也借使某即以重言亟從其便郡政不可復立斯
人放肆益甚亦非所以厚胡監也仰蒙期予之過必
將為某惜之諄諄敢不在念萬賴台察他有可以鞭
其後者願不屑教誨之毋以一不受令而遂棄絕焉
不勝惓惓至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八



書